

[加拿大] 叶礼庭 著
赵宇哲 译

痛苦的正当尺度

工业革命中的监狱, 1750—1850

Michael Ignatieff

A Just Measure of Pain

The Penitentiar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 - 1850



A Just Measure of Pain
The Penitentiar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1850



监禁何时成为惩罚罪犯的主要方式？我们习以为常的监狱制度曾激起怎样的强烈反抗？哪些有关痛苦的新认识能解释这种刑罚方法上的大转型？

在本书中，叶礼庭重回工业革命时期的英格兰，探索通过何种方式，人们开始相信将犯人囚禁在单人牢房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根据严格的时刻表管制他们的生活，并用苦役来“升华”他们的心灵是公正、合理且人道之举。他记录了一种新的阶级关系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刑罚哲学——“针对心灵”的监狱管教逐步取代鞭打、烙印、枷锁和绞刑等“针对身体”的公开刑罚。

本书通过丰富的历史细节生动再现了一个世纪内监狱生活的变迁，深度剖析了约翰·霍华德、杰里米·边沁等人的刑罚思想和监狱改革措施，从而解释了规制监狱内部权力运作的现代化规范是如何产生的。此外，针对监狱权力及其背后的强迫性思想结构，针对权力的道德边界，叶礼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与我们息息相关。



上海文化出版社官方旗舰店

上架建议：历史 政治

ISBN 978-7-5535-1638-7



9 787553 516387 >

定价：52.00元

[加拿大] 叶礼庭 著
赵宇哲 译

痛苦的正当尺度

工业革命中的监狱, 1750—1850

Michael Ignatieff

A Just Measure of Pain

The Penitentiar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50 - 1850

 上海文化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痛苦的正当尺度: 工业革命中的监狱: 1750-1850 /
(加) 叶礼庭著; 赵宇哲译.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9. 9

ISBN 978-7-5535-1638-7

I . ①痛… II . ①叶… ②赵… III . ①纪实文学—加
拿大—现代 IV . ① I71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22491 号

A JUST MEASURE OF PAIN

Copyright © 1978 by Michael Ignatieff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Shanghai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9-495 号

出版人 姜逸青
责任编辑 任战
特约编辑 谢小谢
内文制作 谈伟澄
封面设计 周伟伟

书 名 痛苦的正当尺度: 工业革命中的监狱, 1750-1850

著 者 [加] 叶礼庭

译 者 赵宇哲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40 1/32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9年11月第一版 201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5-1638-7/B.002

定 价 52.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电话 0539-2925628

致 谢

我想对加拿大委员会，以及中部抵押和住房公司城市史研究项目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它们支持我的科研和创作。当我的作品作为博士论文逐渐成形时，哈佛大学的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教授给予了我很多指导，我十分感激他的谆谆教诲和敏锐批判。我要感谢约翰·克里夫（John Clive）教授，他见证了本书前两稿的产生。

下列学者和朋友对手稿提供了细致的批判：约翰·贝蒂（John Beattie）、道格拉斯·海（Douglas Hay）、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彼得·林堡（Peter Linebaugh）、汤姆·拉克厄尔（Tom Laqueur）、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玛格丽特·爱森斯坦（Margaret Eisenstein）、乔安娜·伊涅斯（Johanna Innes）、迈克尔·唐纳利（Michael Donnelly）、吉姆·克利福德（Jim Clifford）、凯特·林奇（Kate Lynch）、弗雷德里卡·兰代尔（Frederika Randall）、泰德·罗森加滕（Ted Rosengarten）、乔·普鲁德（Jon Prude）、亚历克斯·季萨尔（Alex Keyssar）、埃里克·奥尔森（Eric Olson）、苏珊·巴罗克拉夫（Susan Barrowclough）、哈维·米切尔（Harvey Mitchell）和爱德·亨德特（Ed Hundert）。他们的批判促使我全部重写了学位论文，也让我对

问题的维度进行了反思。他们为挑出判断和事实上的错误已竭尽全力，
剩余错误之责任不应由他们来承担。

前 言

我们很容易认为监狱的存在理所当然。对于不触犯法律的人而言，现实生活中的监狱与刑罚在他们的社会意识里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在历史上，监狱一次又一次变成公众关注的焦点。这时，监狱就变得问题重重，不再理所当然。

xv

在过去十年中，刑罚问题重新回到了公众讨论的中心。当局者迷，因此现在很难解释监禁（incarceration）为何突然变得如此“醒目”，但我们依然能够找出一些原因。西方国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不断上升的犯罪率使人们开始质疑监禁能否有效地震慑犯罪。与此同时，持续上升的监禁人数使得业已设施陈旧、年久失修的监禁机构中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在过度拥挤的设施中涌现出了新一代犯人，他们比起过去的犯人更执意要保护自己的权利。为应对这些压力，倾向于改革的管理者在很多地方尝试让安保和监禁自由化，这在狱警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感和公开反对。监狱人口压力、公众的失望情绪、跌跌撞撞的狱政改革、犯人的好斗情绪与狱警的强硬态度结合在一起，打破了监狱中本已相当脆弱的秩序。秩序崩溃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一系列劫持人质事件、游行和全面反抗。最初监狱暴乱只是美国特有

xvii

的现象，但现在已经波及西班牙、法国、加拿大、英国和意大利。这些暴乱是否仅赢得了象征性的让步，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的是，对于旁观的公众而言，这些事件让监狱的情况变得不再理所当然。

反抗与镇压还凸显出了强制力在维系社会秩序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这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当美国记者汤姆·威克（Tom Wicker）抵达阿蒂卡（Attica）监狱，穿过分隔开州警与占领 D 院的造反犯人的无人区时，他

强烈意识到……他将保证秩序与安全的制度与工具都置于身后了——这包括法律，以及配套的法规、警察和枪支。在离开它们保护的一瞬间，他不但意识到自己平时对这一切的存在习以为常，而他之前对这一点并没有注意，甚至毫无察觉，而且他还意识到就算是在文明社会中，法律说到底还需要靠枪来维持。^[1]

就像威克意识到的那样，监狱将国家权力的道德性问题以最严酷的形式呈现出来。强制力为维护任何社会秩序所需，那么国家能对反抗者合法地施以何种程度的强制？每一场有关监狱状况和弊端的讨论终将落到这些问题上。阿蒂卡监狱用一种急迫的新方式把这些老问题重新提出来了。

当刑罚的道德性和策略性再次受到检视时，我们有必要重回 18 世纪的欧洲，那时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最先把监狱当成他们所属之阶级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从他们关于国家对被监禁者能合法行使何种权力的思考中，产生了有关矫正性刑罚的功利主义论点，而这

至今依然在影响我们的思想。在他们攻击旧机构时，也留下了现代感化院（penitentiary）这份具有多重含义的遗产。

这些 18 世纪晚期改革者的术语如今依然在定义我们所面临的刑罚问题。例如，在目前的讨论中，一些有影响的论点主张我们应回归贝卡里亚关于刑罚确定性和经济性的经典理论，而其他则利用经典传统中的重要制度遗产——感化院——来质疑其可靠性。

本书描述了 1775 年至 1840 年间，英格兰涌现出的刑罚思想。书记述了这些新思想的社会史变迁，主要探讨努力在感化院中实现这些思想的斗争，及其在犯人和政治激进分子中所激起的反抗，以及这些思想在 19 世纪 40 年代获胜之后那些可见和未知的具有反讽意味的影响。本书主要关注规制监狱内部权力运作的现代化规范是如何产生的。本书尝试解读，为什么人们会觉得将犯人囚禁在单人牢房中，让他们穿上统一的囚服，按严格的时间安排组织他们的生活，通过大段的经文和大量的苦工“改良”他们的心灵，是一件公正、合理、人道的事情。1770 年至 1840 年之间，这种“针对心灵”的监狱管教（discipline）取代了一系列“针对身体”的刑罚——鞭打、烙印、枷锁和公开绞刑。哪些新需要、哪些有关痛苦的新认识能解释这种刑罚方法上的大转型呢？出现在高墙内的新权威形式一定与高墙外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策略的变化有联系。因此，有关监狱纪律的研究必然不能局限于监狱，还要研究在正在发生资本主义转型的社会里社会权威的道德边界。因此，本书最终尝试着描绘英格兰的权贵阶层如何界定针对穷人的权力外延，以及这种外延在工业社会出现时又会被怎样重新界定。

叶礼庭

1977 年于伦敦

目录

致谢 // I

前言 // III

第一章 本顿维尔 // 1

第二章 18 世纪的刑罚 // 17

第三章 爱的绳索，铁的桎梏：感化院的意识形态起源 // 49

第四章 布道的高墙：现实中的感化院 // 91

第五章 辉格党、雅各宾派和巴士底狱：受到攻击的感化院 // 129

第六章 彼得卢时期的监狱改革政治 // 163

第七章 监狱、政府、劳动力市场：1820 年至 1842 年 // 199

第八章 结论 // 237

缩略语列表 // 252

注释 // 253

手稿文献目录 // 279

索引 // 283

第一章 本顿维尔

I

位于北伦敦苏格兰路（Caledonian Road）的本顿维尔（Pentonville）感化院从 1842 年建立之时就成为最具争议的时代象征之一，赞美者认为它提供了解决犯罪问题的途径，其他人——当中较为知名的有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查尔斯·狄更斯——则讽刺说这是“重罪犯的殿堂”。^[1] 它既是公众讨论的焦点，也是时代的纪念碑，而今天没有任何监狱能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公爵亲王、外国官员、各郡法官、政治家和布道者都曾参观过它拱形的走廊，一睹孤独和静默作为新的管教方法在现实中得到应用。^[2] 本顿维尔不但在英格兰，而且在欧洲大多数地区迅速成为监狱建筑和管教方面的典范。它表明三代人有关管教规则的和实验在此达到了顶峰。本顿维尔坐落在一块 6 英亩的土地上，矗立在 25 英尺的高墙后，在周围工人区的住宅中若隐若现，它是一个呈三叉形的巨型法律要塞。

19 世纪 40 年代，随着拱形走廊里早晨 5 点 45 分响起的铃声，关在本顿维尔的罪犯开始了一天的生活。^[3] 所有的事情都要跟着铃声的节奏来：起床、工作、吃饭、去教堂、放风、查房、熄灯。现在，在查

房开始前的 15 分钟里，犯人要穿上囚衣、整好吊床、洗干净脸、擦净石板地、取出鞋匠凳（cobbler's bench）准备工作。

犯人的房间从用铁棍封着的窗到用木门锁上的门共有 13.5 英尺长，两边的墙之间有 7.5 英尺宽，从地板到天花板有 9 英尺高。屋内陈设稀少：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鞋匠凳，还有吊床、扫帚、篮子和一个墙角架。架上有白瓷杯子和盘子、一块肥皂、一条毛巾和一本《圣经》。除了放风和去教堂，犯人每分钟都待在这个空间中，置身于这些东西中。在 1842 年监狱成立时，犯人会被单独囚禁 18 个月。随着当局逐渐知晓单独囚禁的作用，单独囚禁时间先减到了 12 个月，又减到了 9 个月。^[4]

本顿维尔有 450 名囚犯，分别关在三个条形区域中一模一样的牢房里。犯人之间隔着一堵两英尺厚的墙，晚上他们会通过敲墙来传递信息，就像竖井中的矿工一样。他们这样做可能会受罚，因为囚犯间禁止进行任何交流。静默是这里的规则，犯人会因为姿势、手势、微笑或耳语而被送到地下室的黑屋里去。

早晨 6 点，犯人会听到脚步声在牢房门口停下，他不用抬头就知道，看守的眼睛从窥孔一扫而过，检查屋内是否整洁、他是否在鞋匠凳上做工。一些犯人每天坐在凳上缝制或修补犯人穿的靴子。沿着走廊，他们能听到敲击锤子的声音；楼上一层会传来织布机的呼呼声和咔嗒声——其他囚犯正在房间里织犯人穿的细平布。工作时间漫长且不间断，早饭前要工作一个半小时，午饭前三个小时，下午四个小时。每天一次，工头会沿着走廊的每个房间收取完成品，并分发新材料。

早晨 7 点半，牢房的活板门会被推开，一只手会推进来一杯可可

和一片面包。犯人在吃早餐时，能听到走廊中餐车的车轮声和其他房间活板门推开时的回声。^[5] 监狱像机器一样运转。450 人的早餐十分钟就能送完。

早晨 8 点，伴着杠杆的轰隆声和门闩的吱吱声，牢房的门打开了。集合去教堂。在走到狭窄的过道上之前，犯人要带上一个铲子形的棕色面具，面具在眼睛处开了两个孔。戴上面具，他就不会认出与他一同在押的朋友和共犯。犯人走出牢房，立正站好，目光穿过楼梯，看到其他人——除了眨眼之外一动不动的人。口令一下，这些面具人就沿过道行进，走下铁质的螺旋楼梯，穿过由闪烁的煤油灯照亮的高挑走廊，走向教堂。

教堂是这台感化机器的大脑。教堂被分割成几百个包厢似的隔间，这些隔间能装下一个人，它们分布在布道台之下。前进的人在教堂门口停下。当值的看守开始摇一个计数机。当犯人的号码出现在告示板上时，他就出列，走过一排排隔间，直到走进自己的那间，并关上门。教堂中响起了犯人靴子的响声和关门声。看守坐在高脚椅上，他们的目光扫视着教堂，观察下面囚犯的动静。

牧师爬上了通往布道台的台阶，开始背诵当日的长短祷告。接下来他会读一段《圣经》：

普天下当向耶和華歡呼。你們當樂意侍奉耶和華。當來向他歌唱。

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的。我們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場的羊。

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

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華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6]①

牧师在读经之后会布道：

6 囚犯们，如果我有这等权力，我定会让你们的感觉和良心变得敏锐，我会让你们的眼睛直视自己的心，这样你就能反思窝藏在心中的险恶邪念，你会因其丑态而惊恐万分，这样你就能在慈悲之门彻底关闭之前归向上帝，在他面前变得谦卑，为你过去的生活感到深刻而真诚的悲伤，不断虔诚祈求圣灵的帮助，求它指引你走上那通向永生的窄路。^[7]

在最后的祈祷之后，犯人们会大喊“阿门”。这喊声冲破寂静，好像排炮。

去完教堂，犯人们会被带到院子中放风。院子实际上是环绕在监视岗四周的很多片空地，每片边上有墙围着。每个人单独走进其中一个院子，开始绕墙快步行进。一名看守在监视岗上喊着口号，让囚犯们不停地运动：

左！右！左！右！

接着走，你，快点走！

① 译文沿用《圣经》（和合本），《诗篇》100：1—5。——编者注

站出来，那人，出来！

停下！

上午9点，医务室的钟声响起，身体有恙的囚犯在医生办公室门外集合。其他人被带回自己的牢房做工，午饭前工作三小时，午饭后工作四小时。犯人手上忙着，从鞋子上削下鞋底，装上新鞋底，将其缝好，而他的心思却在自由地游荡，他想起了他在外面的生活，也可能想起了他丧失自由的那天……

在他定罪那天，他从法庭被带到了本顿维尔监狱的接收室，脱得一丝不挂。他的衣服和财物被收走，他口袋里的东西——一卷头发、一封信、一些零钱——被装到了信封里。他平时穿的衣服被捆在一起，送到炉子中烟熏消毒。

赤身裸体的犯人被带到浅水浴池中，下半身浸到散发着石炭酸味的水里。把自己擦干后，犯人将走到一张桌子前面，桌子后面坐着一位狱警，一本大登记册在他面前摊开着。在这位狱警誊写信息时，另一位狱警会检查囚犯身体上是否有伤疤、畸形、文身或其他“明显的特殊标记”。多数犯人身上有些标记。像伦敦犯罪团伙四十大盗（Forty Thieves）的成员双腿的膝关节上都点有黑点，这是兄弟义气的象征。海员通常在肱二头肌上文美人鱼。煤灰渗入了矿工胸前和背后的肌肉，形成一道道黑缝，这让他们的身份一目了然。码头工人通常都绑着疝气带。这些标记都会记录在登记册上：

乔治·威瑟斯（George Withers），HF 4736

25岁，未婚，法国抛光工人，读写能力有限。侵犯人身

安全的盗窃罪，有一次重罪前科。1850年7月2日在中央刑事法院（Central Criminal Court）受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亲属住址：米德尔斯堡肯特街威尔莫特公寓楼。

身高：5英尺6英寸。体重：132磅。头发：棕色。眼睛：灰色。身材：中等。

其他明显的特殊标记：左侧面颊上有天花疤痕，右眼上有疤痕。右臂肱二头肌上文有铁锚和十字架；左臂肱二头肌上文有 G.W. 和 F.R.。^[8]

在他的身份在政府记录系统中得到确认后，囚犯会被带到医生那里检查身体：

现在，把你的脚放在垫子上。在那里给你放着一个毯子，你站在冰冷的石头上干什么？现在张开嘴，抬起舌头。嘿，我让你伸出舌头了吗？把舌头抬起来，你没听见吗？

转身，举起双臂。抬起右腿，现在抬左腿。把脚底抬起来。现在抬另一只脚。现在弯腰。现在起来……^[9]

接下来，会给囚犯剃头，发给他囚服。入监仪式中的最后一项是分配给他一个囚犯的编号。他不再是乔治·威瑟斯了，而是 HF4736。

一旦入狱，犯人就与“外界”隔绝了。每六个月才能探视他一次。一名看守会押送他到一个由屏风一分为二的隔间中，那里只能容下他和来访者。看守会监听谈话，观察他们之间有没有递东西，并用沙漏为探视计时。15分钟后，他会把犯人带回牢房。

犯人每六个月才能发出或接收一封信。监狱的信纸顶部印有一段警告：

如果犯人的往来信件中有不得体或无价值的内容，或包含黑话或粗俗话语，该等信件将被扣下。允许囚犯写信、收信的目的，是让囚犯能与体面的朋友保持联系，而不是让他们获悉时事新闻。^[10]

在本顿维尔，从信里能写什么到牢房中的杯子应该放到架子上的什么位置，每一件事都有规矩：

囚犯牢房的布置

吊床绳必须笔直悬在寝具之上。罐子盖和罐子放在桌子下面。扫帚必须挂在桌子中间的扶手上。肥皂、梳子、刷子要放在罐子盖前面的扶手上。两个水杯分别放在桌子的两边……书放在盐盒后面。盘子靠墙放，放在书后面。信号板放在盘子前面。毛巾要平整地叠好，挂在衣钩上。^[11]

本顿维尔的工作日在每天6点吃晚饭时结束。餐车呼呼作响地穿过走廊，活板门会被翻开，一个盛着炖汤的锡盘被推入牢房中。伙食每天循环往复，早餐是可可和面包，午餐是稀粥，晚餐是炖汤，有时会有些奶酪或一个洋葱。

晚餐后，囚犯有两小时的时间在牢房里漫步、写信、思考或阅读《圣经》：